

《父亲在远方》： 诠释民族情义

■文/赵卫防

影片《父亲在远方》，呈现出了来自上海的援疆医生姜万富在昆仑山下长期为维吾尔族群众提供医疗救治的感动人生。人物并非艺术虚构，是真实的人物，但影片并未拘泥于新闻报道式的真实，而是以姜万富的女儿姜欣的现代视点，特别是通过她心路历程的转变，艺术性地展现了姜万富非同寻常的一生，表达出了他对昆仑山下这片土地和生活其中的维吾尔族牧民的深情，进而诠释了汉族和维吾尔族之间深厚的民族情义，表现出了营造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诉求。

时空交错式的叙事结构和人物塑造，是《父亲在远方》艺术特色的主要体现。首先，影片以姜欣的性格刻画和动机反差来营造剧情张力。姜欣从小生活在父母的工作地新疆，回到上海，特别是长大后，对那段生活是抱怨的，不理解父亲对那片土地的深情和眷恋。以至于当母亲提出父亲要将一部分骨灰和医药箱安葬在二牧场的遗愿时，她本能地反对。但亲人的嘱托又不能违背，她便以完成任务的心态来了却此事。她带着一种漠视甚至是傲慢的心态从上海来到新疆，以至忽略了专程来接她的父亲从前的老连长徐达，自己租车前往。这样的人物品格和动机的塑造，为之后的情节营造出了较强的叙事张力，吸引观众去关注她的新疆之行到底会发生什么。

其次，影片通过时空交错式的叙事，展现出了姜欣心路历程的转变。在过去时空和现代时空的交错展现中，观众和姜欣拥有了共同的视点。在影片中，姜欣到了昆仑山下，在所租车辆抛锚后不断得到之前父亲曾救助过的维吾尔族群众的帮助；先是得到了被父亲救助过腿伤的羊信亚力坤的帮助，之后又遇见了被父亲拯救过的尼加提家族。影片着力凸显了众人对尼加提的孙子阿迪力举行摇篮礼的一场戏。镜头中，阳光下的阿迪力活泼、可爱，接受着众人的祝福。在这样的情绪渲染下，姜欣开始明白了父亲和这片土地、这里的人们之间的情义。影片在之后表现姜欣和徐达对以往的姜家进行寻迹，进一步凸显了姜万富对牧民的情义。姜欣对父亲的理解一步步加深，她的情绪也在一步步积累，在最后众人一同前来为姜万富安葬时，这种情绪在姜欣心中、也在观众心中开始了总爆发。和姜欣一样，观众也终于理解了姜医生对这片土地的情感、和当地群众之间的深情厚谊。影片借此展现了深刻的当下意义：这种民族情义在新时代会被延续，而民族命运共同体正是在这样的民族情义之上构建而成。

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在远方》在视听语言层面也展现了较独特的艺术追求。影片两种不同的时空，色彩、人物造型等都有较大的不同，而观众穿梭于两个不同时空中会产生不同的体验，特别是能够以当下的视点来审视过去的时空，进而能够更好地捕捉姜万富对昆仑山下维吾尔族牧民的深厚情义。其次，两个时空中，都有较多的固定镜头和跟镜头表现出了昆仑山的多面性。昆仑山既显得巍峨雄壮，但又充斥着冷峻与沟壑，较为真实而形象地展现出了片中人物生存的真实生态，而观众能够通过这种生态洞察人物心理空间。第三，全片的音乐和主题歌助力了时空情绪和人物情感的表达，也助力了全片的“情义”主题表达。最后，影片的影像语言以写实为主外，也有写意性的营造。如结尾处表现姜欣将父亲的一部分骨灰安葬时，受过姜医生救助的所有人都身着素装前来安葬，并对姜欣致敬。相对而言，这一写意性较强的场面，直接阐释出了“情义”的主题。此外，片中两次出现了山顶天空中的彩云、彩云中灿烂阳光射下来的写意性镜头，其温暖的影调与全片暗色的主调产生了较大反差。特别是第一次出现在姜欣彻底理解了父亲之时，她眺望远方的昆仑山，在灿烂阳光下看到了微笑的父亲。这样的写意性镜头，展现出了姜欣在父亲的温暖人性照耀下，开始了温暖的转变，也表达出了情义如同阳光一样，照亮并温暖着所有人的心扉。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民族电影创作再出发 ——评电影《父亲在远方》

■文/李建强

《父亲在远方》根据“全国道德模范”“全国民族团结模范”姜万富的经历和动人事迹改编，唱响了一曲情义无价、一片丹心的人生颂歌和民族团结的赞歌。

作为一名上海知青，姜万富17岁支边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由懵懂少年成长为连队卫生员、牧场医生、卫生院院长，为当地少数民族群体行医送药43年，成功实施了2000多例手术，无一例失败，深受昆仑山下各族人民的爱戴，被亲切地称为“驴背上的白衣天使”。姜万富的事迹极为感人，而他的进步成长固然有坚忍不拔、不懈追求的个人因素，也是新疆牧场这块正在开垦的热土对他的打造和淬炼，是当地各族牧民群众对他全力支持和充分理解的结果。正如德勒兹所说：生命不是由预定的形式决定的，总是存在多种多样的生成的路线，“只有通过与他者的持续遭遇和向世界的无限敞开，生命才有可能走向更高的强度和释放出更强的能量。”影片较好地写出了个人与遭遇相辅相成、生命与世界双向奔赴，及其中华各民族熔铸同心圆的底层逻辑。这一立意深沉而富有哲理。

在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曾经几度闪耀。近年来，随着各项扶助政策的推出，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和生产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化自我书写”和“母语电影”的大量出现无疑是其中突出的亮点。这些影片注重本民族语言的运用，挖掘和呈现民族文化的内涵和蕴藉，开拓了中国电影美学的地域疆界，丰富了中国电影的镜像世界，具有社会学、民族志、人文史的特殊意义，必须给予肯定。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些民族电影表达的重心自觉不自觉地开始向“原生态”“内生性”倾斜和收拢，少数民族独特的服饰、生活方式、婚丧节庆习俗等成为一种稳定而常设的符号表达系统，进而传统的民族具象文化、语言文化形态和现实的家庭婚姻、人伦关系，乃至精神图腾、宗教信仰，都疾速地、队列式地进入了影像摄录的范

畴。这与主流族群文化内容相异的陌生化内容，因其独特和新奇，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并正在汇成新的创作潮流。如何在这种创作倾向出现趋势性苗头的当口，关注一下民族电影的丰富性、多样性和走向何方，或者说，在民族电影较多专注历时尺度之际，强调一下它的共时尺度，力求在努力表现和展示各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注重对全民族文化社会资源的整合和运用，“以一种文化自觉更清晰地导向民族文化交融，明确表达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和构建真正的多民族国家认同的使命”，凝聚和强化现代中国国家认同的基础，这也许是必要的和适时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远方》有两点尤为值得肯定。一是在题材的选择上，影片没有完全沉湎于过去式的历史回顾，亦没有全神灌注于主的动人事迹，而是花费大量篇幅将姜万富的女儿与他当年的战友、病友的后辈们紧紧连接在一起，着力形塑历史和现实的会聚与勾连。各民族同心同德、建设国家，是镌刻在中华民族血液中的历史印记，今天回首和亲近这段历史，正是为了让我们对于当下和未来认知得更加清晰。影片这一将历时和共时融于一炉、往事和当下无缝连接的坐标选择，不但有力地开拓了题材的视野宽度，延伸了民族团结的历史维度，而且有效地提升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对其他民族电影创作也可能有所启发。二是在内容的表达上，舍弃宏大叙事的格式，既不倚靠说教，也不仰仗拔高，而是努力通过一桩桩、一件件具体实在的事项，来展示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夙愿素志——那些发生在沙漠、绿洲、湖泊、公路边的事，特别是流转在风雪、草原、毡房、牧场里的人，具有和我们一样的感情、欢乐、痛苦和弱点，那么真切，如在目前。故而，他们的所言所行也就愈发能够拨动我们的心弦。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大爱无疆，一路风情 ——电影《父亲在远方》观后

■文/张东

一般说来，英雄人物本身的事迹都十分感人。难的是把英雄人物搬上银幕，仍然要感人，还要好看，同时要让观众得到艺术享受。这就非常不易。而影片《父亲在远方》做到了。

该片用了一个公路片的框架，以姜万富的女儿姜欣受母亲委托，独自一个到新疆安葬父亲的部分骨灰为主线，通过姜欣一路的行走，在通往目的地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人和事，通过当事人回忆，后代的讲述，逐渐展现出姜万富全心全意为边疆人民服务，以自己高超的医术和一颗仁者之心，为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排忧解难的动人事迹。影片是从女儿姜欣的视角来看父亲。从姜欣最初对父亲行为的不理解，不认同，通过一路的见闻，通过不同人的讲述、回忆，到最终达到认同，认同、感动。并深情地告白，“来生我还做你的女儿”。实际上这也是观众对英雄人物认可、认同的一个过程。这个角度的叙述就避免了平铺直叙的枯燥，和这类影片易堆砌事迹来讲述故事的弊端，使得影片节奏张弛有度，更加吸引人。

姜万富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在43年的边疆行医生涯中，他曾救助过很多病人，影片精心挑选了几个有代表性的事例，从不同的侧面表现姜万富的人品魅力和高超的医术。例如救治被毒蛇咬伤的亚力坤，他不顾自身安全用嘴吸出毒血，表现了姜万富医者仁心的大爱精神。救治小女孩古丽的事例侧重表现了姜万富高超的医术和丰富的行医经验。小女孩古丽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姜万富凭着丰富的经验立即判断是食物中毒，果断给小女孩洗胃。使古丽转危为安。同时这个情节也为姜万富留在新疆，一直没有回上海给出了一个合理的理由。

《父亲在远方》还通过一些生动的、有质感的生活场景和故事连接起

历史和当下，使得观众从愉悦的观影体验中得到更多的乐趣，比如救治小男孩亚生的故事。是从姜欣受邀参加努尔艾力的孙子阿巴斯的摇篮礼切入的。当年，老乡在为小男孩亚生割包皮时，意外伤到了“小鸡鸡”，一家人陷入绝望，因为这关系到这个孩子一生的幸福。姜医生细心为孩子做了手术，并且宣布这个孩子“以后还是个男人”。二十几年后，姜欣来到这家，恰逢一家人在为亚生的儿子举行出生40天的“毕托克手托依”的洗礼。努尔艾力大叔说，要是没有姜医生，哪有今天这一大家子！这个故事有着多重含义。首先是把治病救人的福祉延伸到了一个家庭的幸福。其次还有关于生命，关于爱的传承。更是从对姜万富个人的感恩中引申出人们对一代支边人工作的肯定。对边疆建设的贡献，意义更为深远。这场戏的调子比较轻松，姜医生甚至有一点幽默感，非常生动。

不同于一般的公路片，《父亲在远方》的重走之路是个双重的框架，一方面通过父亲的足迹，再现历史的痕迹，反映老一代兵团建设者的奉献；另一方面通过姜欣的行走，展示今天牧区的变化，当下人们的幸福生活。比如，姜欣一路上乘坐的交通工具便有越野车、面包车、房车等，而当年姜医生的坐骑只有牦牛、毛驴。姜欣亲眼目睹姜医生救助过的人，有的当了医院院长，有的上了大学。正是这些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中，影片让我们去感受新疆的发展变化，新疆美丽的自然风光与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的生活，从而升华了影片的主题。它不再是一部单纯地表现先进典型的影片，而是真实表现反映民族团结、地区发展的作品。

(作者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原八一电影制片厂理论研究室主任)